

东方玉作品全集

东风传奇

東方玉



东风传奇

东方玉 著

第三册

海南(三环)出版社

三十二

醉道人和谷飞云两人一路西行，第三天由平凉向西，已进入荒凉山区，极目远眺，看到的也只是草原辽阔，群峰插天，那里还有人迹？

这条路，谷飞云来过一次，还依稀可以辨认；但醉道人却要他跟着自己走，偏偏舍近就远，不走直径，老远的沿着山脚绕过去。

这样的走法，至少走了很多的冤枉路。

谷飞云忍不住问道：

“道长……”

醉道人是不待他说下去，笑了笑道：

“这条路，你来过，对不？金母门下，出外办事和回转崆峒，都是必经之路。”

上次来，你是奉家师之命，堂堂正正去找金母的，路上纵然遇上她门下，也并不在乎，但这回咱们是救人来的，行踪越隐秘越好，碰上她门下，总是不碰上的好。咱们沿着山脚走，目标不大，有人经过，也是咱们先发现人家，人家不易发现咱们。”

谷飞云点点头道：

“道长说得是。”

中午时光，两人找了一棵大树下休息，吃过干粮，继续往山中走去。他们这样走法，无异绕了一个半圆形的圈子，才

到达南麓。

这里有一道山涧，流水湍急，没有山径，须踏着大大小小的石块一直往上，此处只有沿涧而上的一条路，极可能会过遇上西凤门下，好在沿途大小石块，一样可以不让对方发觉，是以这一路上依然由醉道人领先。

谷飞云想起自己上次来的时候，曾在潭边遇上宇文澜，是她领自己从瀑布下进去的，已经快一年了，他是她第一个认识的女孩子，印象也特别深刻，这时想起她牵着自己的手，走入黝黑的石窟，眼前也不期浮现起宇文澜娇娆多情的倩影，心中暗道：

“不知她现在在那里？”

不知不觉间，已经来到瀑布前面，醉道人脚下一停，说道：

“咱们该歇歇脚再走了。”

两人脚下加快，不消多时，便已穿出山洞，洞外像一条长廊，上面危石如垒，下临千丈深渊，只有一条路可以通行，是盘着山腰向左转去。

差幸此时无人出入，不然撞上了避无可避！

醉道人一声不作，只是加紧奔行，谷飞云也紧跟着他身后不敢落后。长廊似的石磴，到了尽头，前面有一座小山，山径中间，有一道石级可登岭口。

醉道人没有朝山径行去，回头说了句：

“快随我来。”

他这句话是以“传音入密”说的，话声出口，人已飞快的向左闪出，宛如一缕轻烟，朝山径左首飞掠过去。

谷飞云上次来过，知道岭上有人扼守，醉道长可能要避

开扼守的这些人了。心念闪电一动，也立即纵身掠起，跟着过去。

醉道人一身武功何等精纯，这一展开轻功，一路飞驰，当真快得如同云飞电掣，谷飞云却也不慢，落后了不过五六丈光景，虽在寒冷天气之中依然沁出汗来。

醉道人看得微微点头，自己积数十年火候，才能到达这一境界，这年轻人不过短短一年光景，就能追得上自己，不禁暗自替故友感到高兴！

不过顿饭工夫，已经绕到峻峰后山，到处乱石嶙峋，积雪成冰。

醉道人已经停住身形，回过身来，含笑道：

“小施主在短短三个月中，能有如此精进，委实难得！”

谷飞云脸上一红说道：

“晚辈勉强跟得上，已经赶出一身汗来了。”

醉道人笑道：

“小施主内功火候稍差，但在年轻一辈中，已经没有人可望你项背了。”

谷飞云问道：

“这里是崆峒后山了？”

“不错！”醉道人微微颌首，仰望着千寻绝崖，陡壁如削的插天高峰，说道：

“从这里上去，正是天池后山，千百年来，从无人迹上去过，咱们为了避开正面的守山四老，只有从这里上去了。”

谷飞云问道：

“守山四老很厉害吗？”

醉道人道：

“守山四老其实并不是崆峒派的人，只是曾受过金母恩惠，答应替金母办一件事情，不料金母就要他们替她守山，曾说只要有人能够接得下他们每人五十招，即可自去，试想以金母的威名，有谁敢上山寻衅。

何况像虬髯客尉迟律、竹杖翁竺天佑、霸剑祁浩、开天刀陆南屏四个老儿，武林中接得下他们五十招的人，确也屈指可数，因此他们在山上耽了三十年，还是下不了山。”

接着又道：

“咱们要避开这四个老儿，主要还是为了避免惊动金母，试想咱们就算胜了四个老儿，岂不打草惊蛇，还能救人吗？”

说到这里，口气微顿，接着道：

“这里贫道为了勘察地形，已经来过两次，从这里上去，正好就是金母囚人的幽谷，那是一个大石窟，你父母就被囚在左首两个洞穴之中，咱们上去之后，由贫道替你把风，你进入岩窟，只须用剑劈开铁栅门，即可把人救出，也只要救出你父母，就可堂堂皇皇的从前山出去，这是金母答应过的，不会再有人留难，那时你们只管下山，不用管贫道了。”

谷飞云道：

“道长不和我一起下山吗？”

醉道人缩头笑道：

“贫道不能和他们照面，照了面，金母岂肯放过贫道？所以贫道仍须从此处下来，自会在山外等你们，好了，咱们上去吧！”

话声一落，人已点足飞起，一道人影直拔而上，在壁立千仞的陡峭绝壁，宛如蜻蜓点水一般，连续直线上升！

谷飞云那敢怠慢，缓缓吸了口气，立即施展“龙飞九渊

身法”，凌空飞起，笔直拔起七八丈高，在峭壁上略一点足，再继续往上飞起，一个人就像穿云追月一般，接连向上飞去。

他还是第一次施展昆仑绝艺，飞登的又是千丈悬崖，那敢有半点分心，是以一路只是不住的提吸真气，划手点足，自己和醉道人相距有多远？都不敢多看上一眼。

这样足足耗了一顿饭的工夫，才算抵达峰顶，等到翻身而上，目光四顾，却不见醉道人的人影，适时只听他一丝声音传了过来：

“小施主还不快去？”

这一瞬间谷飞云也看清了山顶的地形，自己登上之处正当山岭较低的岭脊，敢情经常有人走动，有一条明显的小径，向南是朝较高的山峰去的，那自然是往天池去的了。东北首山势较低，有一道峡谷，自是金母囚人之处了。

他不再迟疑，立即循着岭脊小径纵身飞奔下去。奔行了不过一箭来路，已到山坳尽头，迎面果然有一个黑越越的石窟。

谷飞云艺高胆大，连看也不看，就举步走入，进入石窟，就有七八级往下的石级，里面豁然开朗，地方竟然极为宽广，当然也极为黝黑。

他练成紫气神功，目力比从前更强，自可看得清楚，这一瞧，不禁犹豫起来，原来这座洞窟，里首呈圆形，还有五六个石洞，醉道长曾说你父母就被禁在左首两个洞穴之中。

但这句话却有了问题，左首、是指自己进入石窟的左首？还是指石窟本身的左首？（石窟本身的左首，则是进入石窟的右首了）这是因醉道人从前来过，所以认为已经说清楚了，谷飞云第一次来，对着里首横列的五六个洞穴，就无所适从了。

闲言表过，却说谷飞云目光一掠，心想：

“反正只有两边的两个洞穴，囚禁着爹娘，先看那一个都是一样。”

一念及此，立即纵身朝左首那个洞穴掠了过去。（他的左首，就是石窟的右首了）到了近前，才发现洞穴前面，还有一道铁栅门，锁着一把已经生锈的大铁锁，铁锁上方，还有一方木牌，牌上字迹，依稀可辨，那是：

“掌门令牌，任何人不得开启”。

“这就是了！”

谷飞云看得心头火起，呛的一声，掣出紫文剑，举剑就朝木牌上劈成碎片，剑锋划落，大铁锁也当的一声，被劈落地上，他竟犹未尽，再次手起剑落，把铁门也一剑劈开。

“哈哈！”洞窟中响起一声大笑，同时跨出一个人来。

不，谷飞云连人影还没看清，突觉执剑右腕一紧，已被那人紧紧握住，同时响起一个苍老声音急急问道：

“小兄弟，是她叫你来的，她终于想起老夫了。”

谷飞云直到此时，才看清这个白发披肩，白须垂胸的老人，满脸皱纹，面貌极为老丑，但目光炯炯如电，盯着自己，一个俱是喜色。

一时不觉一怔，爹不会有这么老，那么他不是爹了，望着他迟疑的道：

“你……不是我爹！”

白发老人一脸喜色忽然消失，神色渐黯，说道：

“这么说小兄弟是找你爹来的，不是她叫你来的了！”

谷飞云点点头道：

“晚辈是来找爹娘的，前辈快请放手。”

白发老人放开手，歉然道：

“对不起，老夫弄错了。”

谷飞云道：

“前辈既然出来了，那就请快些走吧，晚辈还有事要办。”

“哈哈！区区铁栅，如何囚得住老夫？”

白发老人凄凉一笑道：

“看来老夫在这里白耽了五十年，还是得不到她的心，走，老夫是该走了！小兄弟，老夫还是谢谢你劈开铁门，老夫才能出来。”

话声一落，口中突然发出一声长啸，啸声嘹亮摇曳！人已随着啸声，飞出洞窟，划空飞逝！

谷飞云大吃一惊，心想光听他啸声，这人一身功力，分明已入化境，他说得不错，区区一道铁栅，确实无法困得住他，但他何以要在这里被幽囚了五十年呢？

他无暇多想，一个飞旋，扑身朝石窟左首掠去，不过两个起落，就已掠到洞穴前面，这个洞穴，地势略高，约莫有两三级石级，窟前也没有铁栅门。

谷飞云没有拾级而上，只是躬身轻轻一纵，就低头窜了进去，站停身子，凝目看去，洞窟里面并不深邃，大概只有两三丈深，便到尽头，跨入四五步，左右两边，各有一窟，斜斜相对，洞窟前面，各有一道铁栅门，门上各有一把铁锁，窟内似是有人，但看来并不很清楚。

金母果然恶毒，虽说两个洞穴，遥遥相对，但被囚禁在里面的人，只能听到声音，根本看不到对方的人。

谷飞云早已心情激动，口中大声叫道：

“爹、娘，孩儿来救二位老人家了。”

口中叫着，长剑已迅疾无俦向左挥出三剑，紧接着跨前一步，又向右挥出三剑，这六剑虽有先后，但快到无以复加，只听一阵嗒嗒轻响，左右两道铁栅门和两把大铁锁，悉被劈断！

两处洞窟中人，自然都听到谷飞云这声大叫，而且铁门、铁锁也被砍断了。只听左首响起一个清朗的男子声音问道：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他只问谷飞云是什么人，却没有走出来。

谷飞云急忙回过身去，说道：

“爹，孩儿是谷飞云，特地来救爹和娘的，你老人家快出来。”

他以为和白发老人一样，劈断铁门，爹和娘就可以出来了。

他话声方落，只听右首洞中一个妇人声音颤声哦道：

“是飞云，飞云来救我们了，你爹手脚都被铁链链着，孩子，你快去替你爹把铁链砍断了。”

左首男子声音道：

“你是飞云，好孩子，你娘也被铁链链着，你先去替你娘砍断了。”

谷飞云听说爹娘原来还被铁链链住手足，心头气愤填膺，立即一步跨到左首洞窟，拉开被砍断了铁栅门，迅速走入，他目能暗视，果然看到里首坐着一个长发披肩的蓝袍中年人，须发散乱，几乎连面貌都已看不清楚，双手、双脚，果然被铁链拴着，心头一阵凄楚，中口叫了声：

“爹！”

剑光连浆，削断了手足上的铁链。

中年人双手搓了搓，急急说道：

“你快去给娘把铁链砍了，要快！”

谷飞云道：

“孩儿知道。”一转身冲出铁栅，又朝对面石窟走去，拉开铁栅门，叫道：

“娘，孩儿来了。”

黑暗中只见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妇人，同样被铁链拴着手足，她看到谷飞云走入，因石窟太以黝黑，看不清面目，急着问道：

“孩子，你怎么进来的？”

谷飞云道：

“醉道长也来了，就在外面。”

两句话没说完，剑光闪处，就已把铁链削断，声道：

“娘，我们出去吧！”

中年妇人含着泪光，凄然一笑道：

“醉道长也来了，他真是我们的大恩人……”

母子两人跨出铁门，中年妇人一眼看到站在门口的丈夫，再也忍不住扑了过去，哭道：

“清辉，这些年苦了你了！”

中年人张开双手，抱住妇人，凄然道：

“素仪，你该高兴才是，现在我们不是出来了吗？孩子也这么大了。”

席素仪听到丈夫说：孩子也这么大了，登时想起边上还站着已有二十年没见的孩子，急忙拭着眼泪，转身朝谷飞云含笑道：

“孩子，娘想了你二十年了，快让娘看看，你……你有多

高了……”

黑暗中，她有些看不清楚，只是摸到了谷飞云壮健的肩膀。

谷飞云垂泪道：

“娘，我们快出去了。”

谷清辉道：

“飞云，你们不是得到金母允许释放为父两人的？”

谷飞云道：

“孩儿跟醉道长是从后山翻山上来的，不过这个不要紧，金母曾经跟醉道长说过，二十年后，只要孩儿学成武功，把爹娘救出来了，她可以任我们离去。”

谷清辉道：

“那就快些出去吧！”

三人走出洞窟，走下石级。

席素仪终究在石窟勤修苦练了二十年内功，方才在洞窟里面，实在太黑了，现在黑暗度也稍稍好了些，才看清儿子的面貌，站在自己面前的竟是如此俊逸，潇脱颀长个子，心头又喜又爱，一面低声问道：

“孩子，你是跟师公长大的，也是跟师公学的武功了？”

谷飞云道：

“是的，孩儿最近才拜在昆仑派岳大先生门下……”

话声未落，谷清辉轻嘘一声，说道：

“洞外有人来了！”

谷飞云道：

“一共有三个人。”

席素仪忧怯的道：

“那……怎么办？”

谷飞云道：

“娘，不用怕，我们出去，总要遇上人的，不用避他们了。”

谷清辉颌首道：

“飞云这话说得不错，金母当年答应过的，我们既然出来了，就该堂堂正正的下山去，素仪，我们走。”

谷飞云道：

“爹、娘，还是孩儿走在前面领路。”

席素仪叮嘱道：

“孩子，不论遇上什么人，说话要婉转些，千万不可和他们动手。”

谷飞云道：

“孩儿知道。”

席素仪看他手上还拿着长剑，又道：

“你快把剑收起来了。”

谷飞云依言收起长剑，说道：

“爹、娘跟孩儿来。”大步朝窟外走去。

窟外三人，一路行来，敢情就是朝石窟来的，这三人是三个身穿青色衣裙的少女，每人腰间都佩着一柄长剑，中间那个年约二十三、四，其余两人不到十八、九岁，走在前面的一个还提着一盏白纱糊的灯笼，灯光极为明亮。

谷飞云当先跨出石窟，对方三人也刚走到离石窟三四丈远。

走在最前面的青衣少女目光抬处，发现从石窟中走出一个青衫少年，不由惊咦了一声叫道：

“禁窟中果然有人！”

这三个青衣少女不愧崆峒门下，从第一个人惊咦出声，三人动作如一，只有锵的一声，三人同时掣剑在手，品字形围了过来。

年纪较长的长剑一指，叱道：

“你是什么人？胆敢擅闯崆峒后山禁窟？”

谷飞云抱抱拳道：

“在下谷飞云，是遵金母二十年前诺言，救我父母来的。”

在他说话之时，谷清辉也相继从石窟中走出。为首少女看得花容失色，叱道：

“你把人救出来了，你们还不束手就缚，听候发落。”

谷飞云依然朝前走去，含笑道：

“咱们用不着束手就缚，烦请姑娘去禀报金母一声，在下已经救出父母，就要下山去了。”

为首少女听得脸色一变，叱道：

“你敢直呼圣母名号，就是死罪！”

手腕抬处，刷的一剑，笔直刺来。

她这一剑虽是直截了当的抬腕就刺，但剑尖离谷飞云身前三尺光景，已经化作三点寒星，品字形激射而来。

谷清辉忙道：

“姑娘快请住手，听在下一言。”

谷飞云却毫不在意，回头道：

“她不肯住手的。”

说话之时，左手抬处，食中二指一下夹住了刺来的剑尖，说道：

“在下已经和姑娘说过，这是金母亲口答应过的，只要你

们去禀报一声就好。”

说完，两个指头一松，放开剑尖。

为首少女被谷飞云轻易夹住剑尖，早已胀红了粉脸，闻言冷笑一声道：

“不用去禀报，圣母早已有谕，擅入禁窟，格杀勿论！”

谷清辉急忙叫道：

“姑娘总该听我解说吧！”

为首少女冷笑道：

“我不用听。”

长剑迅疾收转，纵腕一振，剑光乍展，朝谷飞云攻来。

另外两个青衣少女，也在同时配合她出手，两支长剑交叉攻来。

谷飞云听得不禁心头有气，大笑一声道：

“好个狂妄丫头，在下好言相告，要你去禀报一声，你不肯禀报，能作得了主吗？”

他因爹娘被囚禁石窟，还用铁链拴住手脚，心中早已十分愤慨，但因娘一再交代，不可和来人冲突，才强自忍耐下来，这回心头一生气，自然没有好言相对了！

他这声“狂妄丫头”，听到为首少女耳中，这还是她第一次被人骂她丫头，怎不火上加油，冷厉的喝道：

“你死定了！”

三道剑光突然连成一片，从三面席卷而至，寒锋砭骨，煞是凌厉！

谷飞云长剑并未出鞘，只是拿着剑鞘向外扫出！要知他在八个月前，初上天池，也没把四个合攻放在眼里，更何况他现在练成了紫气神功，今非昔比，对方三支精芒闪闪的长

剑，电闪云飘，从三面攻到，经他剑鞘这一扫，但听三声清脆的金铁轻响，三位姑娘但觉手腕一震，三支百练金钢长剑已被齐中震断，手中只剩了半截断剑。

谷飞云举剑一指为首少女，朗笑一声，道：

“在下留下她们两个，你可以去禀报了吧？”

原来他剑鞘扫出之时，同时也施展“蹴石打穴”，除了为首少女，已把其余两个青衣少女一起制住了。

为首少女花容失色，方自一怔，只听一个娇柔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，说道：

“青雯，后山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

叫做青雯的为首少女听到声音，宛如来了救星一般，急忙躬来道：

“启禀四师叔，有人擅闯禁窟，把人救出来了。”

“啊！”那娇柔声音惊啊了一声，说道：

“我马上就来。”

席素仪吃惊的道：

“孩子，你把这两个姑娘怎么了？”

谷飞云道：

“孩儿只是制住她们穴道，不让她们再出手而已！”

席素仪轻轻叹息一声道：

“唉！你不该震断她们长剑的。”

为首少女依然手持半截断剑，目光仇视，站在对面没动。

不过两句话的工夫，只见一个苗条人影，飘然从前山行来。

其实速度极快，眨眼就已走近，那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青衣女子，生得面貌白皙，身材窈窕，长裙曳地，摇曳生姿，

风韵极佳，像个大家闺秀。

为首少女赶紧趋上前去，躬身叫了声：

“四师叔。”

青衣女子目光一注，看到她手上只剩了半截断剑，不禁问道：

“怎么，你长剑被人削断了？”

“是。”为首少女又道：

“四师叔，七师妹、九师妹两人还被制住了穴道。”

青衣女子脸上飞起一丝怒色，轻哼道：

“是什么人胆敢到天池来撒野？”

谷飞云九个月前的元宵晚上，见过青衣女子，这时走上前一步，应声道：

“是在下。”抬手一招，把两个青衣少女钉在身上的石粒收回，解开了穴道。

青衣女子目光一注，不觉哼道：

“又是你。”

那天晚上她剑尖指着宇文澜咽喉，就是被谷飞云一记怪招“捉云手”扣住执剑手腕的，是以印象极深。

谷飞云正待开口，席素仪道：

“飞云，你退下来。”一面走上两步，朝青衣女子叫道：

“四师妹，你还认得我吗？”

青衣女子凝目看去，失声道：

“二师姐，是你！”

原来金母门下有四个女弟子，大弟子陆碧梧，也是天池的总管。二弟子是席素仪，三弟子是丁令仪，四弟子闻玉音，就是眼前的青衣女子。